

温柔一刀·一怒拔剑（三）

一 遇雪尤清，经霜更艳

这年初春，雷纯转出林荫，转过长亭，就看见那一角晴空下黛色的高楼。迎着苍穹、俯瞰碧波，这一角楼宇很有种独步天下主浮沉的气势。可是雷纯知道里面住的是谁。她要报仇。她要杀掉正在里面沉疴不起的人。那是苏梦枕。那是杀死她父亲而她差一点便嫁了给他的苏梦枕。

雷纯的容貌，遇雪尤清，经霜更艳。

当年她在江上抚琴……

而今她的心已没有了弦。

“柔儿还不肯回来吗？”

“唉，这孩子，实在是太不像话了。我曾经请过三个人去把她叫回来，去年底她回来了一次，整个人都变了模样，郁郁不欢、无精打采的样子，过了年后，又嚷着要到京城去了。她娘说好说歹，我也不要管她的了。”

“当日她下小寒山，我以为她是回来探你们了，没想到……她要真是到京城里探梦枕也罢，只是，苏梦枕这个孩子野心大、志气高，早已卷入京城或明或暗的势力里，斗得水深火热，柔儿她入世未深，初涉繁华，加上京城风起云涌、你虞我诈，怕只怕她受了欺，也不敢作声。”

“是她自己不争气，不受教，怪不得人！师太不必为她忧心，这孩子，有这个福命嘛，多历练也好，要是没有……光护着她也不行。”“倒是令高徒苏梦枕的武功谋略，为不世英才，只要他对柔儿有几分照应，相信在京城里没多少人敢不赏他个面子。”

“梦枕这孩子武功确高，且富机心，他天生就有一股领袖群伦的气派，不过，说是我调教出来的，那是老尼厚脸皮挣出来的话。他的‘黄昏细雨红袖刀’法，自成一家，可能因他自幼体质羸弱之故吧，反而把他生命的潜力逼发出来，刀法凄艳而诡异，快而凌厉，已远超过贫尼的‘红袖刀法’了。”

“那是名师出高徒，可喜可贺。”

“大人见笑了。贫尼这番话是要为自身脱罪。”

“贫尼教出他这样的徒弟来，掀起腥风血雨，只怕纵虎容易擒虎难，贫尼也收拾不了这个局面呢！”

“神尼言重。苏梦枕虽然是‘金风细雨楼’的楼主，北京城里非官方势力的头领，但实际上是主持正义，扶弱锄强，对部属管制极严，决未为非作歹，恃势妄为；而且，他的势力所以能逐渐壮大，也是经朝廷默许的。金兵入侵，战局渐危，朝廷主战派正需要各方豪杰的支助，苏梦枕正是为抗外敌，广结豪杰，共赴危艰，这一点则是可敬可佩的；所以他与‘六分半堂’的一战，看来只是北京城里两大在野势力的此消彼长、对抗对垒，实则是主战派与议和派的决战。而今国家积弱，大好江山，奉手让人，主和者贪恋富贵，只图一时偷安，苏公子的作为，发聋震聩，仍不愧为侠义中人。”

“难得大人这般夸许劣徒。梦枕生性好强拗执，杀性太烈，别的没有，以国家兴亡为己任，他倒是一丝不苟的。谁都知道北京城里，‘迷天七圣’是主降派，根本与外贼声息相通、朋比为奸。‘六分半堂’只是主和息战，怕启战祸会致使偷安之局尚不可保。惟‘金风细雨楼’是主张抛头颅、洒热血、共赴国难，退逐外敌。说来，前十数年，北京城还是‘迷天七圣’的天下，而今……人事变幻，倏忽莫测，一至于斯。”

“说来令徒苏梦枕，实在是个人杰，连雷损这样的梟雄，都丧在他的手

下。昔年，‘迷天七圣’独步京师，谁人不怕？谁能无畏？‘六分半堂’虽勉强能与之抗衡，但也仅有招架之力，全无还手之能。

当年‘六分半堂’堂主雷震雷，特别重用两大爱将，一个是雷阵雨，一个便是雷损。雷阵雨不甘于百多年来一直是蜀中唐门利用了雷家火器炸药的威力，制造成独步天下的暗器，他反过来挟持了唐门高手，为雷家子弟的火药倍增功效；雷损则认为雷家太注重指法与内劲，耽迷于火器及古法，他觉得雷家应该要开拓视野、扩展门户，所以痛下苦功，修习‘快慢九字诀法’，为雷门武功注入新的元气，他为了苦修得成，虽断三指，而仍持志不懈，终将‘临兵斗者皆阵列于前’的指法能够淋漓尽致、发挥无遗……这两人对‘六分半堂’和雷门，都可谓功不可没。”

“可是，到后来，雷损却借刀杀人，诱使雷阵雨和‘迷天七圣’的关七相斗。结果，雷阵雨顿成废人，关七也几成白痴，雷损却以化干戈为玉帛的方式，娶了关七的亲妹子关昭弟为妻，‘六分半堂’

与‘迷天七圣’的势力联合，陡然壮大，雷损成为真正的领袖，他又先逼死雷震雷，再逼走关昭弟，此外又与雷震雷的独生女儿雷媚暗通款曲，都可谓‘无毒不丈夫’了。”

“由是他太过狠毒，结果才致应了劫，不然，以他能忍人所不能忍，伺机而动，时机未至，隐忍潜伏，这种人最难拔他的根、掀他的底！他斗倒了雷阵雨，斗垮了关七，斗死了雷震雷，俟这些障碍都一一清除掉时，‘金风细雨楼’的老楼主苏遮幕已歿，高徒苏梦枕主掌大局，把风雨楼搅得无风海雨、气势逼人，反而把‘六分半堂’比了下去。雷损居然还可以一直哑忍，暗中部署，表面上全面挨打，似无还手之力。苏梦枕将计就计，借势造势，步步进逼，要与‘六分半堂’速决胜负。雷损似胆小怕事，一味退让，其实却在约战前夕暗地里发动攻击，却为苏梦枕所悉，提前发兵，直逼‘六分半堂’……”

“但这也不过是雷损意料中的事。”

“便是。于是雷损当苏梦枕的面前，演出一幕‘被杀身亡’，他要自己的心腹亲信狄飞惊在背后暗算他，然后他跃入别人仅以为他收藏暗器和高手的棺椁中，爆炸而歿。其实，与此同时，他即潜入地底隧道中，俟敌人疏神之际、庆功宴之时，连同‘六分半堂’一等好手，全面突击，可惜的是……”

“可惜功亏一篑。他作过的孽，报应循环。原来雷媚就是苏梦枕座下四大神煞之首郭东神，在紧急关头，一剑刺杀了他。”

“这次雷损是真的死了。”

“可是‘六分半堂’并没有垮。”

“这便是雷损精明之处，也是他从大局着眼的地方。他留下了大堂主狄飞惊，留守大本营，自身虽死，但狄飞惊仍然可以伙众维持‘六分半堂’的局面，卧薪尝胆、歃血为誓，要替雷损报仇！”

“万事留后路，这是雷损最了不起的优点！”

“古语有云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，却也是雷损的致命伤，否则，雷媚也不致要杀他报仇了。”

“不过，雷损还是用对了一个人。”

“是不是狄飞惊？”

“对！这人虽然年轻，但城府过人，而且对雷损绝对忠心。雷损死后，人人都以为他会率领‘六分半堂’大举报复，岂料他按兵不动，高深莫测。

人人都知道他矢志报仇，但谁都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方式复仇。已经一年了，有段时候，京城里传来苏梦枕断腿的消息，而且证实了确有其事，狄飞惊依然不为所动，后来武林中又盛传苏梦枕体力不济、病发危殆的消息，狄飞惊仍然毫无动静。谁也看不清楚他，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？”

“他也许在等。”

“等？”

“等好机会，更好的机会。”

“但一般武林中人总以为：机会稍纵即逝，再等下去，还有没有机会？还会不会有机会呢？”“也许他在观察——想当年几乎没有人知道狄飞惊到底会不会武功，大多数人还以为他颈骨折断，直至苏梦枕派了雷滚和林哥哥去杀他，才弄清楚了，他的武功高不可测。”

“那一次杀——也杀出了狄飞惊最近收拢的两名强助，方恨少与‘天衣有缝’，听说‘天衣有缝’还是你派过去的，不知是否有这回事？”

“是。‘天衣有缝’本非池中物，他向我请缨要赴京城觅回柔儿，我就知道留他不住。我总共派过三个人赴京，一个是‘五大寇’里的唐宝牛，也是一去不返。只有舍弟温文，总算是把那不听话的女儿抓回来了，但回到家来仍是不听话，三魂去了七魄似的，想来让她继续在江湖上闯闯世面、见见世相也好，也只好由得她了。”

“这事也忧心不得，所幸令媛相貌清奇，自有慧福，当不致生大险。大人刚才提到过狄飞惊以静制动，暗中观察——是不是指他正注意着苏梦枕和结义兄弟白愁飞、王小石间的离离合合呢？”

“对于这点，我的看法是：苏梦枕幸运，他在与雷损决战之前，先行遇上这两个有本领的年轻人：白愁飞和王小石。如此一来，占尽优势。如今狄飞惊想要打倒苏梦枕，首先得先拆散掉他们的关系。且看自从苏梦枕残废后，多把事务交予杨无邪、白愁飞、郭东神、王小石等人。王小石对帮会波谲云诡的斗争，不甚热衷，志不在此；而白愁飞又显得过份热心，事事雷厉风行，使得金风细雨楼处于一种锐进但并不平衡、团结但并不和谐的状态里。狄飞惊何等聪明，他自然要静观其变。”

“贫尼倒觉得遇上王小石与劣徒苏梦枕，不是幸与不幸的问题，而是个性使然。雷损一向狡猾多疑，除狄飞惊之外，不肯轻易信人，所以也不容易用得了能人；苏梦枕一向不怀疑自己的兄弟，所以他在‘跨海飞天’之役里，为自己部下莫北神所暗算，但亦为自己亲信郭东神所救，这是因果，各凭修为。”

“神尼所言甚是。这样看来，‘六分半堂’至恨的，要剪除的对象，首要的当然是苏梦枕，但对‘窝里反’的雷媚，自然也恨之入骨了。只怕这是‘六分半堂’志在必杀的两个人。”

“这还不打紧，只是，近日来朝廷主和之风大盛，这样一来，北京城里的局面恐怕又要变易，迁都之势，恐已成定局。”

“唉，我们才在战阵报捷，理应把金兵赶回老家去，怎奈朝廷里有的是贪生怕死的人，把好不容易才挣得的大好河山，又得要双手奉送了。果是这样……我少不得也要……冒死进谏了。”

“大人为国犯难，为民请命，贫尼自是深佩，只是国事积弱难返，主政之士罔视百姓疾苦，大局诚难力挽。听说城里有句歌谣：大哥二哥三哥，换位子坐坐坐，天下又要乱一锅。听说连城里的方小侯爷、龙八太爷、朱刑

总、蔡相爷也都想掺一手，连同‘天下第七’这种棘手人物也潜伏北京城，听说‘迷天’关七更要卷土重来……天下从此多事了。令媛留在京城，实非安全之计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我实在应该再请文弟去一趟，把那不像话的东西绑回来。”

“贫尼只怕也得要到一趟京城，看看那些不长进的家伙闹成怎么一个模样儿。”

“难得神尼虽入空门，仍关心黎民疾苦，持剑为道，正是普济众生，解众生厄之菩萨心肠也。”

“这却不敢当，只是尘缘未尽，道行仍觉有不足之处，虽说四大皆空，总有些事仍系怀在心而已。却教大人见笑了。”

这年春末，古洛阳城里，小寒山红袖神尼竟千里迢迢拜会温晚温嵩阳，说出了这一番话。

那时候，正是朝政日非，国事螭蟠，大军压境，民不聊生。凡有志之士，不论朝野，均想为国家兴亡尽一己之能，图力挽狂澜，惟天子奸臣互为勾结，倍加聚敛，奢侈淫糜、庸懦无能、荒糜误国，局面日不可为矣。

这年初冬，雷纯乘轿过东六北大街，遥见金风细雨楼，踮立在阴霾的苍穹下，那么巍然沉毅，又那么的不可一世。——有什么办法才能使它坍塌下来呢？变成泥，变成灰，变成尘。

雷纯望见一天比一天深寒的天气。

自己春葱般细长，但比雪犹白的手。

仿佛闻到一阵梅花的清香。

遇雪尤清，经霜更艳。

——苏梦枕的病，是严冬还是早春？

这个曾经是她深念过的人，只能病，但不可以死，因为她要杀他，亲手杀死他。

从金风细雨楼到皇宫的路上，必经小戒亭。此时正是初冬。晚来天欲雪，寒风刮得脖子往颈里直缩。

小戒亭的景致也一片消残，亭外小桥，桥下流水潺潺，再过不多时，流水也要冰封了吧？

忽然蹄声起，苏梦枕的车马队，在这日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时候，自三十六坊匆匆赶返金风细雨楼。

自从金风细雨楼大败“六分半堂”、雷损被当场格杀于红楼“跨海飞天堂”内之后，狄飞惊仍主掌“六分半堂”大局，誓与金风细雨楼周旋到底，但北京城大势为金风细雨楼所掌握，“六分半堂”乃处于劣势。

不过，时局转易，变生不测，金风细雨楼一向主张强兵厉马，力抗金兵，惟蔡京再度封相，主和之势大炽，金风细雨楼反而失去了朝廷的认可，又不肯就范、妥协。飞龙在天，难免就进退两难、刚而易折。金风细雨楼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窒息感觉。

冬天才刚刚开始。

雪犹未降，街头寒意没有尽头。

——人生有没有尽头？

金风细雨楼上上下下，都怕苏楼主梦枕公子走到生命的尽头。

他们自绿楼上、会议中、轿子里、马车内等等不同的场合、不同的地方，都听到苏梦枕的咳嗽声，如同渐近的北风，一声声摧人肝肠。

——近几个月来，苏梦枕的病情显然更严重了。

自从苏梦枕断腿以后，白愁飞和杨无邪在金风细雨楼的身份，是愈来愈重要了。

时迁势移，苏梦枕的病，仍自非树大夫不可；可是御医树大夫，已不能擅自离宫，苏梦枕只好移樽就教。是故，苏梦枕赴皇宫的次数越多，越是表示他的病情转剧。

只不过，今天苏梦枕的咳嗽声，似乎少了很多——是咳嗽已经治好？还是连咳嗽的力气也耗尽了？吉祥如意心里头都这样想。

“吉祥如意”不是一句贺词，也不是一句成语，甚至不是一句话。

而是人名。

四个人的名字。

“一帘幽梦”利小吉。

“小蚊子”祥哥儿。

“诡丽八尺门”里的高手朱如是。

“无尾飞铊”欧阳意意。

这是金风细雨楼里新进的四大高手的名字。因为图个吉利，这四个人名里的一个字串起来，就是“吉祥如意”。这四名高手，都年轻、能干，有独特而且独一无二的武功，而且忠心耿耿，在金风细雨楼里表现出色，愈渐得力。

朱如是和欧阳意意都是白愁飞引进的高手，祥哥儿是王小石的好友，利小吉则是杨无邪特别推介的人。他们都获得苏梦枕的重用。

这四个人，随侍苏梦枕的出入，在这风雪将临的时节里，只听马车篷里的病人，没有了咳嗽声，心里到底是喜是愁？

这是一部驷驾栈车，绢帛篷革，雕龙绘凤，华贵夺目。不管车轭、衡、轸、辕、轳、轳、轳、轳、轳、轳，都漆金镶银，灿丽非凡。

役车者有两人，一是祥哥儿，一是朱如是；利小吉和欧阳意意则在左右篷杆旁，各贴车旁而立。

前面四匹健马开路，两人腰佩长剑，二人手执长戟，后有三骑殿随，都是腰佩弓、手执大刀的壮汉。

这些人，都是金风细雨楼新一代的好手。

“人说雷损有九条命，死了又能翻身，但他终究还是死在苏梦枕的布置下；”北京城中在朝廷里江湖上身份同样神秘而尊贵的方应看曾这样笑谓：

“只有苏梦枕是杀不死的。除非是他自己想死。否则谁也杀不了他。”

杀得了杀不了是一回事。

但总是有人要杀苏梦枕。

马队正要渡河过桥，“哎哟”一声，一个老迈蹒跚的老公公，掉进了河里。

那河水掺和了上游的厚冰块，在北风送寒里更是冷冽无比。

二 梅毒

马队停了下来。

利小吉已经准备跃下河里去救那老翁。

就在这时，车里的人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朱如是即答：“一个老头子，掉落在水里。”

车里的人想也不想，马上说：“继续前行。”

这便是命令。

谁也不许停留。

甚至也不准救人。

利小吉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老翁在冰冻的河流里挣扎。虽然不忍心，也不敢抗命。

车过木桥。

突然，河里哗地冒起一个人，手中的丈八长矛，自桥下刺穿桥板，刺入车底，又自车顶穿了出来！

利小吉失声惊呼：“公子……”

祥哥儿登时脸色变了：“王八蛋！”

河那头已有一个人，双手执着一柄至少有两百斤重的龙行大刀，吼叱着冲杀过来，他身形魁梧，脸肉横生，厚唇如腥肉，铁髭如蜂窝，脚下激起白花的水珠，逆光冲杀过来，恰似浑身炸开了百道银线。

这股冲杀过来的气势，无人能挡。

同时间，河的另一头又有一人，竟似踏在水面上掠来，如履平地，身法灵动之极，手中挥舞着一串极细的银色链子，要不是与河面上水色相互映闪，而且发出尖锐的风声，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手上有这样一根长兵器。

两个人夹击而来，迅速接近。

前头马队四人，遇危不乱，立即策马，二在左，二在右，持戟拔剑，立马迎战。

后面三骑，凝神戒备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，一人忽自桥畔土地祠里震起。

这人简直是一个巨人。

一个钢铸的巨人。

这人走动的时候，简直就像一尊会动的铜像。

这个巨大的“铜像”，先前竟然可以屈身在这样一座小小的大地祠堂里，真教人不可思议。

这个“铜像”手上有一柄双刃巨斧。

巨斧在他走动的时候迅速变长。

他身形最长大，但动作极快。

他一现身，本已靠近轿子，他行动快，手中斧又长，一个大抡斧，环扫中三匹马蹄，六蹄皆断，马踏人落，第二轮斧便斫下三人的头，第三轮施斧便砍下了马头。

然后他迅速接近轿子。

与此同时，执剑和持戟的骑士，全已死在操刀者和使银鞭者的手里，血水自尸身涌出，河水也飘出几缕腥腥的红！

这时候，那落河的老翁也迅速跃上岸边，拦在桥首，双手仍插在袖中，

全身虽湿淋淋，但他站在那儿，就像个叱咤十万大军沙场无敌的大将军！

那在河里的持矛刺客，一击得手，也跃了上桥墩。

如果说：那在河里匿伏的刺客是一个中心点的话，那么，舞龙持大刀者在左边冲来，使银鞭的人自右边扑至，后头有抡巨斧的大汉，前面则拦着那落水的老者，总共五个人，刚好形成一个恶毒而必杀的阵势，就像一个梅花图样。而这个暗杀的阵势，就是叫做：“梅毒”。“自爱新梅好，行寻一径斜；不教人扫石，恐损落来花。”腊后春前，暗香浮动，那就是梅花吐艳。冷艳。越冷越傲，越寒越艳。不经一番彻骨寒，焉知红梅扑鼻香？人说雷损生前，只爱三件东西。爱女人，包括了他的心爱女儿。爱人才，尤其是狄飞惊。爱权力，所以建立了六分半堂。其实他还爱一样东西：他爱梅花。他喜欢赏梅、咏梅，因为爱梅，所以曾经设计了一个计划，要暗杀他最“喜欢的敌人”苏梦枕。——只要苏梦枕仍然有病。——只要他有一日经过这小戒桥。——只要他能召集得了这五个人：雷公、雷劈、雷重、雷鸣、雷山。现在，他们果然来了。自“江南霹雳堂”赶来。他们来的目的只有一个：就是执行“梅毒”计划。——替雷损报仇！（必杀苏梦枕！）

长矛已穿过车子，车里的人必然无幸。

但是，这五个人尽是不退反进。

他们要赶尽杀绝，还要把苏梦枕的尸身揪出来，碎尸万段。

雷损是“江南霹雳堂”最出色的子弟，他在京师里掌管大权，结交朝臣，对雷门自然也有好处，江南雷家制造炸药，私营火器，没有朝廷的首肯与支助，肯定会有千种不便的。雷损一死，六分半堂大权就旁落到姓狄的手里，他们对苏梦枕更恨之入骨。

他们是雷损的兄弟。

雷损曾经扶植过他们。

他们决心要为雷损报仇。

利小吉、祥哥儿、朱如是、欧阳意意尽心尽力护着车篷，就算在车里的苏梦枕已然身亡，他们也得要匡护他的尸身。

可是来敌的兵器实在太长、太猛烈、太难应付了。

他们如果不想与车子同毁，就得要闪身引开长兵器的攻击。

只有利小吉仍在车上，因为在桥底下的雷山，他手上的长矛已戳入车里。

雷山赤手空拳，一跃而上，一连急攻，利小吉见招拆招，寸步不让。

雷山摸出两粒“雷震子”，想往车里扔去，利小吉反守为攻，直攻得雷山没有机会把“雷震子”撒手。

这时际，倏间一声尖啸。

那落河的老者，已一个飞身，自桥首直掠至车前，利小吉正要拦阻，老者一脚扫开利小吉，左手掀帘，右手欲劈，突然——

他大叫一声。

身往后倒。

额上一记红印。

小小的红印。

在他倒下去的时候，那红印突然扩大，额角裂开，血光暴现，“隆”的一声，他身上的“雷震子”即时炸了开来，然后，大家才看到一根手指。中指。这是白皙、修长的中指。这一只手指，自车帘里伸了出来，现正缓缓地收了回去。这一指不但要了雷公的命，却也震住了全场。格斗都停顿了下来。

人人望定那一根手指。手指已收了回去。人人只好望定了车帘。车帘的布很厚，还绣着凤翔麒麟，谁都看不透帘后的事物。雷山衣衫尽湿，也不知是河水，还是汗水？他大吼一声，腾身挥拳，直攻向车篷。雷山身形庞大，这般力攻，直连马车都会被压碎。

可是马车并没有碎。他自己却碎了。他的鼻骨碎了，打横飞出丈外，叭地落在水里，水面立即冒出了血红，他就再也没有起来过。

帘里又伸出了一只手指。这回是拇指。

一个翘着美丽弧型的拇指，好像正在夸奖着什么人的战绩一般。

执龙行大刀的雷劈，挥银鞭的雷鸣，还有铜像一般的巨大雷重，忽然都觉得喉头苦涩，全身都冷得发抖。

——初冬的天气，教人意寒，明年春夏尚远。

欧阳意意、朱如是、祥哥儿看着他们，神色就像看到三座坟墓一般。终于，还是雷重先行厉声大呼道：“你不是苏梦枕！你是

那马车陡然动了。

利小吉已跃下马车。马车自行飞滑，撞向雷重。

雷重狂吼一声，什么都豁了出去，抡斧迎上，一斧艳马车劈开两片！

马车轰然应声而倒，落入河中。

车里无人，只不过有一根断矛。

雷重猛抬头，就发现了一件事：

他剩下的两名兄弟，雷鸣和雷劈，都仰身倒在水里，咽喉都多了一个血洞，清清河水灌了进去，又化成血水涌了出来。

一个锦衣人，飘然站在他们的尸身上。这次，他伸出了两只手指。

一左一右。

都是尾指。

白皙、修长、文气的手指。

不沾一滴血的手指。雷重狂嚎，抡斧，自中拗折，反手将双斧砍入自己左右太阳穴里。

“白愁飞……六分半堂和雷家的人……一定会跟你算……算这血海深仇！”

锦衣人看着他的死，好像很惋惜的样子，然后以非常同情的口吻说：“把他们抬回去，厚葬他们。”

朱如是应道：“是。”

“难得他们能为雷损这般忠心效命。”锦衣人白愁飞很有些感叹似地道：“忠心的人应该得到厚殓。”

利小吉却忍不住问：“白副楼主，怎么车里的会是你？”

白愁飞淡淡地反问：“怎么会是我？”利小吉一时为之语塞。

“想杀苏楼主？”白愁飞冷哼着，伸出双手，一只一只手指地看了过去：“得要先杀了我。”于是，自从这一天开始，“要杀苏梦枕，先诛白愁飞”的风声，便传得满城皆知。不久以后，连江湖黑白道上，也传得沸沸荡荡。

“欲杀苏，必杀白。”“白死苏难活。”然而这一战，却有两个人，在相当的距离、决没有人会发觉的地方观战。这两个人，一个便是当今独持六分半堂大局的狄飞惊。另一个是曾经背叛过六分半堂的林哥哥。狄飞惊负手，垂头，似是在俯视风景。林哥哥就站在他的背后。——他与叛徒林哥哥独处，难道不怕他又变生异心，再图刺杀？狄飞惊到底在想些什么？林哥哥也不知

道。他在等。他等狄飞惊问他话。他知道狄飞惊一定会有话问他的。狄飞惊果然问他：“是你提供情报，告诉‘雷门五大天王’，苏梦枕必经小戒桥？”

“是。”“可是为什么你要他们这样做？”“雷门五大天王老远的打从江南赶来，为的是要替雷总堂主报仇，他见我们迟迟不发动攻击，以为我们有私心，早生不满之心，不如，就让他们自己试试，能成当然好，败亦无妨。”“你呢？”“我？”“你对六分半堂一直未采取反攻行动，有何看法？”“我不敢说明了狄大堂主您的策略，但至少我可以相信，大堂主必自有打算，而且，现在还不算是时机成熟，要是妄自牺牲，打草惊蛇，看来，这种徒劳无功的事，大堂主是决不做的。”

“可是因为你所提供的密报，‘雷门五大天王’全死在小戒桥，你不怕江南霹雳堂雷门的人惩罚你么？”

“我是六分半堂的人，要罚，该由六分半堂罚我，我甘心受刑，没二话说。其实古来征战几人回？我已跟他们说过，贸然刺杀苏梦枕，只是讨死而已，他们就是不相信，这怨不得我。”

“不是怨不得你，而是人都死了，要怨也有所不能。”

“要做事就不能怕人怨，这是当年总堂主常常督导的。”

“你已非当年吴下阿蒙，金风细雨楼应要对你刮目相看。”

“全仗大堂主成全，我才能活到今天，我再不痛改前非，就是辜负大堂主对我活命之恩，当年总堂主对我的厚爱。”

“这些都是废话。你本是人材，胡混过活，只是虚度光阴。人可以对不起别人，但不可以对不起自己。你尽做些自毁的事，那就算是白活了这一趟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可知道‘雷家五大天王’因何失败身死？”

“他们太过意气用事，欠缺周详考虑。轻敌足以致命。他们低估了苏梦枕，而且还少算了个白愁飞。另外，雷总堂主的‘梅毒’计划，也有……点……”

“你尽说无妨。”

“我在这三个月来遍查资料宗卷，雷总堂主所设计的‘梅毒行动’，暗杀部署跟当日沈虎禅在松林溪心月桥暗杀‘杀手王’省无名，说来非常相近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省无名是‘海眼帮’辈分最高的耆宿，沈虎禅在15岁时就下战书，难得省无名却不轻敌，严加防范。有日他带同70余名护卫乘轿经过心月桥，桥底忽被银枪刺破，穿入轿中，但桥下狙击者尚未撒手，假扮成其中之一名护卫的省无名已突然杀到，不过，他却没有料到：那狙击者只是个幌子，那是唐宝牛，真正的沈虎禅埋伏在水里，俟他一跃下来，立即杀出，省无名到头来还是死在沈虎禅刀下。在桥底下伏击，这法子跟沈虎禅杀省无名之役颇为相似，苏梦枕不可能全无警惕。”

“你对白愁飞的一口气连杀五大高手，又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其实苏梦枕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白愁飞。苏梦枕武功再高，也只是头跛了腿的老虎。白愁飞却是长了翅膀的豹子。目下金风细雨楼里，苏梦枕卧病、王小石无心理事，杨无邪集中在楼内搞组织，只有白愁飞，步步为营、声誉日隆、地位高升，而且手段非常。”

“所以要毁金风细雨楼，先得杀苏梦枕；要杀苏梦枕，须除白愁飞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的推断，看来很有长足的进步，但还是失诸偏颇。”

“我斗胆说这么多，其实便是为能得大堂主赐教。”

“你刚才所谈的，其实不是持平之见，而是成败论断。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，总会有些后知后党的意见，说自己一早已见及此云云，你的论见还算精确，勉强可列为后知先觉。试想：假如‘雷家五大天王’这次成功得手，他日江湖上人又会怎么个论法？很可能便会说：士气可用，化悲愤为力量，雷家五天王兼承了雷损的遗志，得报深仇。也可能会说：苏梦枕杀雷损后，太过大意，以为狄某不敢反击，没料到霹雳堂雷门的人民不畏死，终于授首。假若此役中白愁飞被杀，议论的人又会说：白愁飞不自量力，想当苏梦枕第二，结果，给苏梦枕借刀杀人，作了牺牲品。反正，无论是何种情状，论者总会有道理，也懂趁风转舵、借风转向，故此，这不是议是论非，而是成败论英雄。成，所作所为都变成了英明抉择；败，一举一动都予人诟病，这种话，是听不得的。”

“大堂主说的是。我在论述的时候，的确有受到眼前成败结果的影响，左右了判别的能力。”

“人人如是，自所难免，这也怪不得你。不过，有两点，无论成败，都是该予以注意的：第一，雷山、雷重、雷公、雷鸣、雷劈的确是雷总堂主的好兄弟。就算雷总堂主死了，他们也不忘记他的恩情。一个人如果没有患难与共的兄弟，就很容易自鸣清高，找台阶下，表示自己才不揽这一套联盟结义的无聊东西。但事实上，他只是求之不得，根本不知道人生难得有真正兄弟，像获得知音共鸣一般，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我没有跟什么人结拜过，所以我说这番话连自己都骂在内，可算是公平的，我们不可轻视这种力量。如果苏梦枕和白愁飞、王小石也有这等交情，那确是不可忽视的，因为王小石和白愁飞，不论智略武功，都是远胜雷门五天王。”

“第二，白愁飞今天虽然大捷，但他至少犯了两项错误。一是他出手太早，我看‘吉祥如意’四人，也未必制不了雷门五天王，白愁飞急着出手，无疑一定有他的目的。他是志在表现？为何要表现给这四名手下看呢？着实教人费解。二是白愁飞不该发葬雷家五人，因为这样一来，谁都知道他就是凶手，日后，江南雷家的人，决不会放过他，他这样做，无疑与雷门结下深仇。”

“大堂主的意思是……？”

“白愁飞这样做，必定有他的原故，他不是个蠢人。”

“以属下之见，苏、白、王三人之间，不见得是相处得太好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如果他们真的那么肝胆相照、安危与共，王小石实在不必要在这风头火势下离开金风细雨楼，去金石坊一边卖画、一边替人专医跌打了。王小石当然也不是个蠢人。”

“京城里的蠢人是越来越少了，资质差一点的人都沉淀下去，只剩下强者冒上来，冒的人多了，要互相挤兑，挤掉对方来挣一存身之地；”狄飞惊悠悠然地说，“苏梦枕也曾差杨无邪过来说项，条件是让我坐第四把交椅，并主掌六分半堂，但必须先解决雷损。我那时候虚与委蛇，以便进行总堂主的反击大计。在那种情形下，我加盟与否对他而言举足轻重，但苏梦枕仍只让我当老四，可见得他对这两人的器重。王小石真要是无志于此，就不会仍留在城里了。天下偌大，卖字卖画，驳骨疗伤，哪个地方不能干？所以，我觉得要毁金风细雨楼，得要先杀苏梦枕；要杀苏梦枕，就要先诛白愁飞；要

杀白愁飞，先得解决王小石。”

他评断事情的时候，理路分明，有条不紊，语音也平静稳定，就像是在叙述一些跟自己全然无关的事情一般；“苏梦枕好比是北斗群星之首的紫微星，领袖群雄，雄才伟略；白愁飞则是他的七杀星，为他破关攻城，而又能独当一面；王小石则似是他的破军星，冲锋陷阵，威镇边疆。至于杨无邪，则是他的天相星，替他掌管印权、运筹帷幄，而郭东神、刀南神即如左辅、右弼，安护呼应，所以，他们四人的组合，是一环接一环密接的，防护森严，在没有觑出他们的弱点与罩门之前，贸然发动攻击，就算以总堂主之才与盖世武功，一样得要败北。”

林哥哥小心翼翼地问：“那么，我们现在只有静待时机了？”

“一面等，一面点些火、掘些土、洒些水，金风细雨楼就像一大堆扎在一起的木材，再坚固也耐不住长期的侵蚀，我们等下去，敌手会不耐烦，或会有疏忽，而时局也很可能会转向我们有利；”狄飞惊把双手拢在袖子里，这动作颇似雷损在世时候的习惯，道：“何况，现在就有人找上了王小石，王小石也找上了别人的麻烦。”

林哥哥自从在一年前受过大挫之后，变得很小心，事事谨慎处理，不问不该问的，该问的时候一定问，所以他稍微衡量了一下，才诚挚地问：“谁找上王小石的麻烦？”

他揣测狄飞惊这样说了，便是等他来问。

如果他问了，狄飞惊便会说下去。

狄飞惊果然回答：“龙八太爷。”

林哥哥不禁心里一亮：任何人惹上了龙八太爷，这一辈子只怕都不敢再惹麻烦，甚至不能再惹麻烦了。谁都知道龙八的背后是什么人在撑腰。朝里上下都有这样的传说：宁可得罪皇帝，也不敢得罪这个人。

林哥哥觉得很庆幸。

他知道他问对了。

——王小石惹了这么个天大的麻烦，狄飞惊自然很乐意告诉他人知晓。

是以他再问：“王小石找的是谁的麻烦？”

狄飞惊脸上微微带着诡秘的微笑，这使得他看来更邪气得好看。

这次他的回答就只有两个字：

“先生。”

（狄飞惊脸上微笑着，心中却警惕到：自己跟雷总堂主太长的时日了，他还是惯于作一个观察者，雷总堂主问他意见时，他便下论断、提意见，可是雷损现在不在了，他却有意无意，造成部下对他求教征询，他也借机说出一些独到之见。）

——可是这算什么？

——让部下多了解自己，会带来什么好处？

——而让部属太了解自己，却肯定会带来极大的危机！

（雷损死了，他现在就坐在雷损的位子上，做着雷损的事，享有与雷损同等的地位。）

（他就是雷损！）

（他怎能到现在还做狄飞惊！）

（就算他仍是狄飞惊，但狄飞惊已不是狄飞惊了！）

他在心潮起伏的时候，林哥哥似乎还被那“先生”二字所震愕，一时没

说出什么话、也没问得出什么话来。

三 跛脚鸭的出场

王小石几乎什么话都能骂得出口来。

他已失去了好脾性。

更失去了耐性。

温柔说要来帮他店子里的忙。他本来还不算很忙，但温柔一到，他就真的忙了，因为温柔在短短半个时辰里，总共打翻了他两次砚台、弄脏了他三幅字画、撕破了他一张绢帛、打破了他三只药瓶、一口药堡、两只药罐。

温柔还把方子对调给了不同的病人，要不是发现得早，这可要闹出人命；而温柔也确有过人之能，还能在同一时间，踏得王小石店铺里那只老猫惨叫八大声之后，又踩着了一个给耙齿挫伤了脚踝的病人，并且在人猫惨嚎声中，她撞到一个正在喝药镇胎怀孕十个月的女人，其他搞砸的事情，还不胜枚举。

王小石几乎要喝叱她。

只是“几乎”。

他还没有——

温柔已经嘴一扁、眉一蹙、快要哭将出来了——

而且，已经哭出来了。

这一来，王小石就更忙了。

简直忙到不可开交了。

“你不要哭，你为什么哭？你不要哭。好不好？你哭，人家以为我欺负你啊。”他一面要向温柔解释，一面要向人客赔罪，还要向他情急之际拿布给那孕妇揩拭时被人骂为“淫徒”而道歉。

“你骂人——”

“我没骂！”王小石急得直跺脚，因为门口又进来了一个手臂关节起码断了三处的伤者：“我还没骂呀！”

“可是，你，你，你你，你你你……”温柔哇地希哩花啦地哭了出来，“你对人家变了脸色！”

梨花带雨。

状甚凄楚。

于是旁观者，尤其是刚进来，不明就里的人，就纷纷来指斥王小石的不是了。

王小石有冤无路诉，只好低声下气道：“你不要哭呀！”温柔哇地一声，哭得更响，王小石只好挨近了些，央求：“你不要哭了好不好？”

忽听“噗嗤”一声，温柔竟破涕为笑，她美得像沾雨盛露的花容，更清丽可人，王小石看得一呆，温柔嗔道：“看你以后还敢欺负我不？”

王小石喃喃地道：“你不欺负我已经很好的了。”

温柔听不清楚，眉头一皱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王小石吓得倒吞四口气三口唾液，忙道：“我什么也没说。”

温柔歪着头去端详他，王小石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，双颊也有些烘热起来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没骗我？”

“你别这样看人嘛！”

“怎么？我这样看人不行啊？”

“不是不行……”王小石接下去只有长叹一声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温柔居然仍不放过。

“你知不知道你是个女孩子？”王小石只好说。

“女孩子？女孩子就不能看人呀？”

“你知不知道你的样子……”王小石感觉自己像是被人逼供。

“我的样子？”温柔又一偏首，笑得像只小狐狸似的，双手背在身后，十指交缠着，花枝乱颤地问：“我的样子怎么了？”

这时，又有一个伤者，左腕扭脱了臼，王小石如获救星，赶忙过去救治。

温柔却还不甘心，也凑过去，东看西看，都看得不耐烦，用手拍拍王小石的肩胛，道：“喂，小石头，你知不知道昨天我去找那老阿飞玩，他可怎么了？”

王小石低声道：“哦？你昨天找他玩来了？”

温柔又是没听清楚，一张笑靥又趋了过去：“嗯？”

王小石只闻一阵如兰似麝其实是她髻上那朵野姜花的香味，清得入心入肺，只说：“没什么。”

温柔没好气地问道：“怎么你们说话都像鬼吃泥一般？”王小石一个不小心，下手重了，那伤者竟闷哼了一声，却不痛叫出声，王小石连忙致歉，边说：“他也是跟你这样说话？”

王小石又去看顾另一人足膝关节卸脱的情形，见温柔没回答便说：“那个会飞的呀，哼哼。”

“你说他呀——”温柔一说到他就牙痒痒，“你知道他昨天怎么说？他叫我别那样看着他，再看，他会把我吃了。我看他是饿疯了，天天在楼子里忙，跟你一样，全没点人味儿了。”

王小石哼哼嘿嘿地道：“你没看见吗？我是真忙。”刚好又进来了一个颈骨扭伤的，可是这个人忍着痛都不哎唷一声，一看就知道，都是在拳头上立得住桩子、叫得响万子的江湖好汉。

温柔嘟着腮道：“你们个个都忙，就我不忙，无事忙！”

王小石故作大方：“你可以找二哥玩去。”

温柔不屑得上了面：“我才不找他玩，一副感时忧国的样子，跟大师哥的杞人忧天，正好天生一对，他们自个儿玩去，整天都是一大堆字卷，每谈必是什么战略，每个人都先天下之忧而忧，这辈子都甭想快乐了。”

温柔说着说着又开心起来了，摇着头满是自得的样子：“还是本小姐聪明，我实行先天下之乐而乐。”

王小石忍着笑，因为他正替人驳骨，虽然早已如庖丁解牛，娴熟至极，但温大小姐喜怒无常，总不能笑出声来，让人错觉以为幸灾乐祸，只说：“你何不去找雷姑娘玩？”

“她？”温柔担心地道，“自从那天晚上之后……”陡然住口，并用手掩住自己的嘴，一副怕被人发现要责罚的样子。

王小石一皱眉：“什么？”

温柔放下了手，样子回复到一个端庄成熟的样子：

“没什么。”

王小石也不以为意。

他大为留意的倒是这时前来求医的病人，是愈来愈多了，而且尽都是些

关节脱落、扭伤甩臼之类的“病人”。

这些伤看来都不是伤者不小心做成的，分明是为人所扭脱、震伤的。

这种伤并不难治。

王小石的接骨术本来就很高明。

伤者都很能忍痛。

下手的人，出手也并不太重。

——只是怎么忽然间来了这许多受伤的人？

——这些人看来都是道上人物，难道京城里的各帮各派又发生殴斗？

他心中思疑，忽见一个书生，眉目清朗，悠悠闲闲地踱了进来，手里摇着扇子，看他的神态，像是游园而不是来看病的。

偏偏他嚷着：“英雄怕病，才子畏疾，大夫哪里？我是来看病的。”

他一进来，大部分“病人”，都垂下了头，走了出去，眼里有忿忿之色。

王小石发现那些“病人”，都是那些“伤者”。

他发现那青年书生神清气爽，面如冠玉，别说没有带伤，连肚疼只怕也不可能患上。

而且他发现书生走进来的时候，眼睛竟向温柔看了，温柔嘴边居然挂了个甜丝丝的微笑，会意地点头！

王小石心头火起。

他自己也不知道，究竟为了什么，他忽然这般抑制不住脾气。

他很气。

十分的生气。

就在这时候，那书生踱到墙边去看字画，一幅幅地看，活像这里就是他的家。

“好字，好字！”那书生以大鉴赏家的口吻道，“这字写得仿似抱琴半醉，咏物缓行，嵇康自在任世，在字里见真性情。”

王小石道：“好眼力，好眼力！”

书生回首，稍一欠身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“可惜那不是嵇康的字，而是钟繇的书，他的字直如云鹤游天、群鸿戏海，很有名的。”王小石补充道：“这儿光线不太好，你还能看得见墙上书不是画，眼力算是不错了，只可惜还没看清楚字下的题名。”

书生居然神色不变：“啊呵，钟繇的字，他的字，可越来越像嵇康了，哈哈，这么好的字，挂在这么暗的地方，就像一朵鲜花插在牛粪堆上，不像话，不像话。”

王小石寒着脸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书生反问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替人看病，”王小石指指墙上书画，“我的二哥不干这书画生意后，我连这也兼了。”

书生道：“那钟繇的书，你卖不卖？我看，这儿只有这幅字像话。”

“这几幅字画都不卖，”王小石笑道，“没想到你这么瞧不起王羲之。”

“什么？我瞧不起王右军！”书生指着鼻子振声地道，“他的书气势雄逸、如龙跃天门、虎卧凤阙，凡懂得书艺者，莫不推崇，你却这般坑我？”

“不是我坑你，是因为你眼里有钟繇，目中无右军，”王小石用手指了一指，“在钟大师右边那幅字，就是你说的龙跃天门虎卧凤阙的王羲之‘哀祸帖’。”这下书生真几乎下不了台，只好道：“这幅字相传不是真品，他

的‘丧乱’、‘得示’才算是天下奇书。”王小石这次不再追击，道：“你来买画，还是来看病的？”

书生咧嘴一笑，的确红唇皓齿，也伶牙俐齿。

书生笑道：“本来是来买字画的，但好字好画，你都不卖，其他劣品，又不入我法眼，只好看病了。”

王小石道：“你有病？”

书生悠然道：“你是大夫，这句话该由你来答我。”

王小石坐了下来，示意书生也坐下，道：“请你伸出舌来。”

书生一愣，道“怎么？我的舌头是蓝的不成？”

“你没听过看症要望闻问切吗？”王小石沉声道，“你不给我看个清楚，也随你的便，我随便开个止腹泻的方子，让你七八天里出恭不得，你可怨不得我。”

“也罢也罢。”书生叫道，“庸医误人，非礼勿视，只不过给你看个清楚又何妨！”

王小石看了看他的舌头，又叫他伸出手来，把了把他的脉门，眉头一皱，却听温柔一声轻笑，眼光一瞥之间，只见书生向温柔伸了伸舌头。

王小石心中更怒，暗忖：这个枉读诗书的登徒子，敢情他来此地是醉翁之意……

突然，那书生一反手，反扣住他的脉门。

王小石刚要起立，那书生双脚已踏住他两脚脚眼，同时发力一扯。

这一扯，可把王小石心头大火，全都扯了出来。

他本来就火气上头，加上书生突施暗算，情知这一扯之力要是一方放尽，一方实受，自己双踝一腕，就得像那些伤者一般，脱了臼动弹不得了。

书生正待用力一扳，王小石一沉肘，击在桌面上，桌子砰地裂开，王小石小臂陡直，右手便一直沉了下去，书生的手也制之不住，王小石一拳擂在书生左膝盖上。

书生怪叫一声，这一拳，可把他的眼泪鼻涕全逼了出来。

王小石趁他沉膊俯身的当儿，双手闪电般扣住他的肩膊，叱道：“好小子！敢来暗算人！”

他明明已抓住书生右肩，不料眼前一花，那书生直似游鱼一般自他指间闪开。

这书生暗算不成，一招失利，王小石本没把他瞧在眼里，忽见他有如此美好身法，不禁怔了一怔。

可是书生也着了一拳，痛入心脾，走得不快，王小石一脚飞起，把那张原先书生坐的竹凳，踹飞了过去。

书生怕又伤及自己膝盖，连忙用手接住，只觉一股大力涌来，身形一晃，王小石大喝一声，一掌拍了过去。

书生用竹凳一挡。

啪地一声，竹凳碎裂，书生大叫道：“别、别、别……”又一股大力涌至，他站立不住，倒飞七尺，背部撞在墙上，几幅字画，纷纷落下。

王小石一个箭步，又扣住了他的右肩：“你到处卸人骨节，我也给你卸一卸！”

只听温柔叫道：“喂，小石头，你当真哪？”

王小石道：“有什么不当真的！”